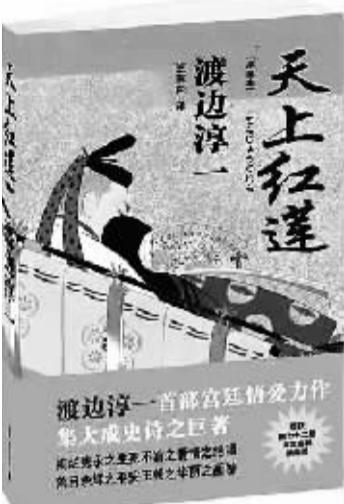


读书札记



《天上红莲》封面
[日]渡边淳一/著 竺家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书推介

窖藏的文明

文 / 伍立杨



慰藉一代人的情感困惑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潘启雯

爱情是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千百年来不断被文人骚客书写和吟咏。在众多书写者中，因《光与影》、《失乐园》、《欲情课》等而广为人知的“写情圣手”、日本现代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始终风格鲜明，独掌“男女情感”这杆大旗行走在写作的道路上，不仅写男女情感，而且一辈子写，只写男女情感题材的作品，无可争议地替自己贴上了“标签”。

生于1933年的渡边淳一之所以关注男女情感，是因为他亦是性情中人，对女性充满着深切的爱意。他曾透露自己读高二时有了初恋，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为她喜、为她悲，最终却被无情抛弃，于是就立志要以文学之笔写出男女之爱。因为欲望与激情的燃烧，情爱交织的主题是全世界共通的，纵时光流逝而永盛不衰。年近耄耋仍从心所欲、笔耕不辍、秉持“爱与伦理不能共存”观念的渡边淳一在《天上红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中更是把“男女情感”的背景放到了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永久三年(1115年)，璋子与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白河法皇与鸟羽天皇)之间的爱情纠葛，构成了故事的源起和主线。

璋子14岁~29岁的大约15年间，白河法皇既是她的养父和监护人，也是她的恋人、情人。她的前半生被包裹在当时的最高权力者白河法皇无以复加的爱情之中，攀升到了女人所能达到的荣耀顶点，成为皇后、皇太后，并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其中前两个子女为白河法皇之子)……白河法皇驾崩后，失去庇护的璋子受到夫君鸟羽天皇的冷落以及鸟羽后宫势力的“排挤”，遍尝孤独和落寞。万般无奈之下，为了摆脱尘世所累，璋子于42岁时削发出家，吃斋念佛3年后，追随白河法皇而去，走完了她那“风光无限的一生”。

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中风流倜傥的年轻贵族光源氏不同，《天上红莲》的男主角是已近古稀之年的白河法皇，男女主角则是相差48岁的“忘年恋人”。相对于光源氏的多情、滥情或单相思，终究未能获得专情的真爱而言，璋子和白河法皇幸运地找到了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真爱。白河法皇对璋子付出了全部真情，无论是使璋子成为皇后、国母，还是提供物质享受，以及璋子生产时不惜耗费巨资进行各种祈祷等等，几无出其右者。尤其是在性爱方面，更使她享受到了作为女人登峰造极的爱之欢愉。而璋子一直最深爱、最信任的人始终也只有白河法皇。只是，风光无限的女主人公待贤门院璋子，尽管曾经拥有真爱，晚年却落得抑郁寡欢而早逝，未能画上圆满的句号。在某种意义上，璋子与《源氏物语》中女性们的悲剧命运殊途同归，令人扼腕叹息。

在小说中，渡边淳一探讨的“爱欲”问题似乎并不关乎道德伦理，它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美的存在。他关注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本能，是人世间潜在的非伦理欲念，是无法用知性、理性的方式分析处理的情感。他要用文字来表现和探究人间美艳的情欲、男女情爱的妙味和魅力。当然，正因这种高举“真爱无罪”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痛吧的经典论调，渡边淳一也堂而皇之地成为很多婚外恋者的理论依据和“精神之父”。另外，与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永井荷风等视肉体欲望的全面解放为审美极致的唯美派日本作家不同的是，渡边淳一作品的唯美表现并不感伤、阴郁、自虐，而是愉悦的、阳光的、陶醉的，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强烈的爱之追求——爱是生命最富有创造力和表现力的存在方式，宛如英国作家劳伦斯笔下激情似火的爱一样，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丝毫没有“猥琐”之感。

在封建时代，男人与女人恐怕永远无法平等——女性无论处于多么荣耀的地位，最终仍要依附男性，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附，便只能如浮萍般任凭命运的摆布。从这个角度看，白河法皇和璋子的“浪漫”情感又仿佛只是“庸俗”和“卑劣”的人性胜利，坦然、纵容、鼓吹和自得……这也正是典型的“渡边淳一式”婚外恋写作手法。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爱情注定要支离破碎；在钢筋混凝土的精神荒原中，此种爱情也只能魂飞魄散，化为一曲悲歌。因此，渡边淳一书写《天上红莲》的现实意义：不仅是对爱欲与生死、道德与自由真实摆荡的把握，更在一个特殊年代慰藉着一代人对“性之道德禁忌”的追问和情感困惑。

■

渡边淳一：日本文坛的文学大家。他毕业于札幌医科大学。在做了10年的外科医生后，转而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著有50余部长篇小说及多部散文、随笔集，早期作品以医疗题材为中心，逐渐扩展到历史、传记小说，渡边淳一特

别是以其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深入男性、女性本质的恋爱小说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至今仍活跃于文坛，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作品。代表作品：《失乐园》、《无影灯》、《光与影》、《钝感力》、《遥远的落日》等等。

川西古镇所处的盆周大地，山岳雄奇，地灵水秀，人文荟萃。自然奇境与文物古迹交相辉映，先人们于此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文化民俗发展的多样性及丰富性令人目不暇接。其间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子古镇，葆有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的完美结合，居茶马古道之要冲，连藏羌来往之走廊，行进在岁月与当今之间，洵属一条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

街子的文化底蕴及内涵别有一番厚重深邃，作为中原古文化和西蜀文化合璧的产物，恰是窖藏文明的一片热土。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在古代大诗人那里，浙北的天姥山已属遥不可及；而“邛蜀路无限，往来琴独携”(李洞)，或者“町■为场别一天，■·浑噩嵯峨前。羨他铤险无须走，静养山中草木年”([清]何尔大《鹿市》)这样的西蜀街子也略显遥远。如是街子与中原的文化积淀相较，形成一种明显的差异，然而，这种文化游离现象也正是它的优势或特征之所在。

街子古镇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已在千载以上，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文化资源、文化积存丰盈厚重，真可谓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在这块既雄奇又灵秀、既繁闹又静谧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西蜀人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富有个性的别致文化，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在西蜀文化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

别样的文化底蕴就独特文化个性。较之滇南古镇，她要多一层朴茂，较之江南古镇，她又更显野逸。但她的成分也有外地沿海古镇成分的注入。民俗习惯的嫁接，尤显深厚包容，这种温暖包容的气息，恰似庄严古寺和人情民俗所共同放射的慈悲情怀。异质文化的加入，包括中原风习以至沿海情调等等，川西文化本身的宽宏大量足以将之融化，成为自身营养的一分子。内涵极其丰富，而又不减其纯粹。川西丰神的神定气足，于此可窥一斑。

今年六月面世的《发现街子丛书》(春风文艺出版社 聂作平主编)，精美而厚重。作者以一双发现的眼睛，清新朝气、■丽秀逸的文笔引领我们走进自古享誉的“西川第一天”。

“穿越”是历史的穿越，是幽深岁月跌宕往事的结晶。隐没在历史烟尘里的历史往事，在荆棘铜驼中活跃起来；肃穆中充溢生命的活力，可触、可感，魅力非凡。时光隧道中穿越出一片澄清，沉甸甸的厚重人文，当年的荣耀沧桑不磨，而蜕变中又生长着的“慢摇”和“诗韵”。丛书自然包含历史线流里面许多人的活动，艰难曲折，迷离温馨。人的活动在“智拙”中造成悬念，以元气淋漓的神秘气氛，为炫动的时间和迢迢的岁月，做了意味深长的象征性诠释，社会场景的气氛渲染得满纸氤氲。

当前的生命，深深烙上往昔的生命印记。多少年后，当前的生命已然成为历史，而街子古镇，将依然在此守望，继续充实它的生命体。带着当代人留下的痕迹，带着历史积淀的声音，做穿越式的回响。

所谓浑金璞玉无雕琢，智水仁山自古今，有待从文化出版方面开发的部分，也即待开发的街子文化内质蕴藏丰厚，谓之浑金璞玉毫不为过。以“穿越”领起贯穿，以“慢摇”和“诗韵”铺叙，以“智拙”结裹，经纬交织，自成一种独在的境界；正如山水诗是所谓第二自然，《发现街子丛书》恰可谓第二人文，以图文大书的形式，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多棱展现街子文化的积淀、人文与自然的独特优越；图文穿插、文字交错，点线面立体构成，而又焦点突出的编排方式，可见本书编辑思想独具匠心，审美度藏效果想必不难出奇制胜。创意非凡的编排聚合，既集中文化的磁性，也造成精神的堡垒。除了认识街子，热爱街子，着迷于街子，对于推动文化创新，使滋味深长的民俗文化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等等，也有多面的积极意义。从《发现街子丛书》或曰街子四部曲，即可窥见这种气象万千、美不胜收的鲜明主题。街子的非凡魅力，正在其间持续放射。

“智拙”是人情、味道，是境界；“穿越”是岁月、历史，是沧桑；“诗韵”是人文、作品，是思想；“慢摇”是乡土、休闲，是今情。沧桑变迁中，街子古镇的儒雅丰神并未剥离隐退，持续刷新着它的荣耀与辉煌。

街子的质感不仅在于历史的重量，更在于现世的情味。从街子走出的游子、或街子一带在海外的传人，根子与血脉都永在此间，那些熟悉的叫卖声，蒸笼升腾的热气，小吃糕点的滋味，精巧的竹编，青石板街道跫音的回旋，抚慰神经的乡音……无不带有千载的记忆，既是历史的，也是当前的，既是超然的，也是入世的。对于接踵而来的旅游者，则街子的吸引力颇具慰藉乡愁的意义，同样渗透在生活情味的种种细节里面。说大，可进入旅游人类学的视野；说小，无不布满生活趣味的温暖。

街子，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既是生活的，也是审美的；既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无法拒绝，带得走的是小镇精妙的土特产；挥一挥衣袖，告别不了的是浸染人间烟火的人情味；一步一回头，映在心底的是被悠远时光雕刻的风雅颂……

曾经被视为僻远的西蜀古镇，正在持续焕发出她生命岁月里的恒久光彩，历史和现实，均在催生这样一部大书的诞生。蜀中文化人和街子镇的主政者颇具眼光，一部早该出现的图文大书，现在正式出台，也恰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内。以文化的方式挖掘、铺叙、放大这种窖藏的文明，所负使命甚为重大，不但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必将呈现精彩的收获。



渡边淳一近影